

將將紀卷之十七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門人徐即登獻和

烏程 錢拱宸恭卿

攜李 王建中銘新 梓

御將為夫可

鄒君

鄒桓公將欲襲鄒先問鄒之辨智果敢之士書
其姓名擇鄒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

八節

為設壇於門下而埋之燬之以假若盟狀
若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而襲之
將者固之幹辨智果敢者社稷之衛葉爾
為良幾何而乃令鄭桓得行其詐故聞
謀以離其君臣之心自剪肘腋以速滅亡石
若君者可不為世永戒哉

忠臣

忠臣曰為太子持嘗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繼及

聞于燕曰齊王已死城不叛者二耳樂毅與

燕新王有隙畏誅不敢師以伐齊為名耳實欲

連兵南面而上以麻未大附故且縱攻以待其

事齊人所懼者惟恐他將之來即其時矣燕王

固已疑樂毅得反聞益忌之乃使將以代將而

召樂毅歸計事樂毅知王不善代之遂走趙燕

相士由是憤惋田單乃以計許騎劫敗其軍士

殺之趙王始恐趙用樂毅乘燕之敗以伐燕

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

不信其臣當信其父不能知樂也當知
昭王昭王用故以強燕滅齊功者矣今樂
不討復誰將乎此最事理之易知者也夫
庸人之情喜使僻而惡耿介樂易與之
而難與之聞所以得入而殺所以不見也兵
其救然後從而悔之晚矣

趙悼襄王

趙以東頭為假相國伐魏收魏地

子武襄君樂善公廉頗將廉頗怒

之因出奔魏又之魏不能信用起師數困於

秦遂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

使者視廉頗高可用也廉頗之他部開多由

使者全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木肉十斤

廉頗上馬以示不可用使者還報曰廉頗軍雖老

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

楚人陰使迎之廉頗

楚人卒死於

廉頗益家身之資雖善將兵而為私好剛多

此言者觀惡蘭相如之位在其上欲奪之及
悼衰上遺樂問來代將即攻之其所以事王
者必多疎節矣此所以雖有功於趙不見容
於趙也呂蒙謂天下未定剛折如其寧何易
可得必忍之於其時六國惴惴備有一廉頗
幾趙之長城矣乃不能用之使讓諸之位得
而問之其宜矣

齊王田建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齊亦東是海上秦日夜

以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田建是曰十

餘身不受兵及君王后死后然齊多受秦國

空宥客入秦秦人多與金令其助王朝秦不

所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成五國

齊王將入朝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也王者為

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之

王王所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其

次大開之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

百萬大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

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得救。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戰國時遊士憑軾結鞶欲強秦而弱六國者必推齊。憑軾結鞶欲強六國而弱秦者必推從。從衛之利害所屬者較著矣。而齊王建若何其見之。泝乎然則非秦之能滅六國而所以佐秦之滅五國者齊也。非秦之能滅齊而所以佐秦之攻齊者建也。亡不能存無為責。智往誤無論矣。障海迴瀾策固有在。收三晉之大夫而與之師百萬則臨晉可規。收鄆郢之大夫而與之師百萬則武關可入。名哉。霸業可興。豈特保其國祚而已乎。然非豪傑之主莫能為也。後來張耳陳餘亦嘗用此策以干陳涉。涉不用而隨以亡。此覆海翻倉具經遠之識者所以難為遇哉。

燕王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
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
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
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
可王怒群臣皆以為可乃發二千車使栗腹將
而攻鄆卿奉樂乘攻代將梁曰與人通關約交
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攻之不詳必
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梁引土之變王
以足蹴之將梁泣曰臣自以為為王也燕師
宋子趙廉頗為將趙擊之敗栗腹於鄆卿奉
樂乘於代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
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為相而處和
趙師乃解去
時動則威師曲為老未有以五百金交歡情
國使命甫還而遽興師以圖其社稷者也此
雖有韓白孫吳不可將也而况栗腹乎兵敗
地削宜矣

趙王遷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問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于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燕得樂毅而霸故齊人之所忌者在毅不在燕趙用李牧而強故秦人之所畏者在牧不在趙於其時秦已無天下之憂而趙地盡以割矣而李牧用之趙以抗秦之難數破走之則牧之有理於國也明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假令趙能擊任牧牧一日未死趙其未遷亡哉

高帝

帝已滅楚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信封信為楚王都下邳冬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堅子

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
 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又不及舉而攻之是趣
 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
 者天子有巡狩陛下第出偽游雲夢而會諸侯
 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
 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禽之此特一士力耳
 於陳陳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決或說信曰
 斬鍾離昧以謁上必喜信從之十二月上
 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上謁上令武士縛信載
 從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
 子散燕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國當烹上曰
 人老公反遂械繫信以歸

韓信智人也反則未必為然畢竟策士也君
 臣之分所未講彼獨以恩威帝平果其明於
 君臣之分又何至恃青而納印衣天子高帝

亦策士求可求成不復顧事以當有以萬乘
主可偽為巡狩以召諸侯者乎後若有事將
居近者人人自危矣是得信而盡棄其信
且以疑天下之心也舉火戲諸侯足致敗
伏機所以致將有不因以勅天下之兵者乎
帝之克終也倖矣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病使將將兵詣

邯鄲上怒使人請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也

如曰王始病不往今見陳而往必為禽矣不

如道發兵反梁王不聽陳大信得罪亡走漢言

爰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之覺因囚之請

洛陽有司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青木傳處

蜀道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言無罪

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口

言王社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

諱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

反廷尉奏法之上可其奏梁大夫繫布使於齊

還奉事越咽下桐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欲

說之布顧曰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
 之困於彭城敗榮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
 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
 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城下
 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劉符受
 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
 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
 成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上乃赦布
 高帝外寬而內忌顧氏威所一未安者信布
 無將也安得猛士一分為四一蓋悔之也
 卒也降心押節以女一女之不以一為羞孰與有
 一人以備干城之衛乎後之有天下者可以
 鑒矣



盧縮反上乃拜樊噲相國將兵等之既行人有
 怨噲者高帝怒曰噲是吾病也幾我死也川
 陳平計召絳侯勃受詔林下曰平來馳傳載勃
 代噲將空軍中即斬噲二人受詔行未至軍計

曰漢高帝故人也功多且呂后等呂須夫也
以是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因而致諸上令上自
誅之不至軍乃為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
噲請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擊燕
噲之雄雖非信布之比然舍二人外可
也其如噲矣故帝亦刻意誅之
噲之計復出陳平彼以是為忠
也而君子律之若平者其所以謂道君之
者乎生噲者非平本志蓋量高帝之必死而
思呂后之可畏也不然彼何仁焉

漢文帝

絳侯免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者下廷尉
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所置辭勃以平今與獄
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之為將勃之益
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昭為言薄太后太
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太后以首繫提
文帝曰絳侯縮皇帝重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
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抑文帝既見絳侯獄辭

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

絳侯蓋木強之人其才具非兇悍之比未論有大勲勞於社稷其人心事亦可推也飛語流聞遽從逮繫帝於是乎亦稍忍矣雖旋即赦復其有傷於國體有累於盛德者不既多乎

漢世祖

初馬援在交趾餌薏苡實用能輕身辟瘴軍還載之一車人咸疑為南土珍惟權貴皆知之及卒有上書譖之者謂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景等以帝言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買城西地藁葬之賓客故人莫敢吊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詰問請罪帝乃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上書所穿辭言哀切後乃歸葬前雲陽令朱勃詰問為頌曰臣聞聖主不忘人之功採一美不求備故高祖赦蒯通而三禮葬田橫夫大將在外言在內微過

歎其大功不錄誠為國之所慎也故伏波將軍
 新息侯馬援歷仕二十餘年北出塞漠南渡江
 為偏死軍中名威爵絕海內不知其過而家屬
 於門墓不歸莫怨隙竝興宗親怖慄臣竊傷之
 大明王終於用賞而約於用刑高祖與陳平金
 四萬斤問楚出入不問豈復致疑於錢穀間哉
 大操孔父之志而不能自免於說此鄒陽之所
 悲也春秋罪以功除祀有以死勤事領下公卿
 平援功罪以厭海內之望

馬援之於先武君臣投分

可謂最潔精長

荒累尸以革如其平

所謂如終心

亦大昭明而尚於沒身後來譏惠之口而帝

乃過而信之世豈有身之不恤而肯戀情味

具者乎世祖鑒往之轍惠顧功臣保全曲至

而獨于新息乃不仁馬亦可怪矣

漢順帝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尚以賢老不如大
 中大夫宋繇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遣武都太

守馬池上疏曰今雜種諸羗轉相鈔盜宜及其
 不角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賢等處處留滯羗
 騎直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滿出其後
 必使然二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
 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屬埋根行
 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
 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敝
 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
 口攻於西而羗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
 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寧人皇甫規亦見賢不
 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六年
 春賢與且凍羗戰于謝姑山賢及二子皆沒東
 西羗遂大合閉月罕唐羗寇隴西遂及二輔燒
 圍陵殺掠吏民

君不擇將以國與敵蜂蠆有毒無謂羗小馬
 賢之老不可用舉朝知之矣而必執吝以來
 王帥之血以再驚三輔也豈不謬哉

魏三曹操

初黃忠與劉勇戰雖數勝魏王操成之曰為將

常不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以身為本行

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及淵與劉備

淵淵與劉備備自陽平南渡沔水山稍前營於

定平山淵急引兵爭之渡正曰可守矣備使計

黃忠乘高鼓譟攻淵軍大敗之斬淵及張郃走

淵黃忠勇矣觀夏侯淵客相當而淵之智比

黃忠非不足也然淵竟受敗于忠馬則以

之用忠有道有法正以為之謀主也故忠得

見其長而淵竟困於所短操能戒之而不知

所以處之於將將之方亦誠為未至也哉

漢昭烈

先主遣位漢中王拜關羽前將軍假節以黃忠

為冠軍破斬夏侯淵欲用為後將軍諸葛亮

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馬

分親見尚可喻指關遙聞之必不說先主曰

先主曰

當自解之乃遣司馬費詩往授勅羽果怒曰
 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曰夫
 子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
 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
 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榮於漢寧然
 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羽悟乃受拜

張翼德能義釋嚴顏而雲長乃斬嚴德張翼
 德能折節交劉巴而雲長乃執此降蓋其
 豪氣之不能下人如此也玄德兄弟宜知
 之矣乃雖進黃忠與之齊齒此第知樊黃忠
 而不知所以也長也每傳通物情者乃
 可以經世知人固難處人尤難諒哉

吳主結

昔魯南將軍杜預都平荆州諸軍中魯吳馬陵
 擊張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
 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于吳主結預欲問之乃
 曰魯南將軍果召政還而遣武昌監劉備代
 之謂餘子者不足道也竟滅吳

此乃真家之常百戰百勝者大率未曾逢
此古人所以不以一青掩德也杜預志在
死而忘其將之高有人也故掩不備以負
名而還俘獲以暴其短使吳主疑其政之
不可用也大既喪帥又掩敗其可罪也明
矣正執知其乃墮在敵人之計也哉政既代
徐子者不以復憚而吳竟侵身亡矣

北齊書卷之八 城涼州刺史牽弘計之衆胡皆內

樹機能共

弘

初大

言於帝曰

弘

無謀

非綏邊之材也

國

與弘不

一果失羗戎之和兵敗身沒後討逆年僅而
解定帝乃悔之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能疑為明何嘗千里世
主既之知人之明而又類以能疑自用此志
言所以不能否莫辨也所以不取也

既為羗所敗秦雍氏羗悉反立氏帥齊
 年高帝因涇陽詔以御史中丞周處為建威將
 軍領武將軍盧播俱隸梁王彤安西將軍
 領齊萬年彤嘗違法處按劾之中書令
 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才
 名退不避罪周處其人矣然忠直勇果有
 積勞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
 不然梁王當
 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
 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不可當也或受
 制於人此成禽耳七年春齊萬年屯梁山有衆
 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
 曰軍無後繼必敗為國取耻彤駿不聽逼遣之
 處播解系不得已攻萬年於六陌處軍未
 衆形分從進白旦戰至暮斬獲甚衆然絕矢盡
 於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拔劍曰是吾效節致
 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不形而竟不之



罪

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周處既嘗拔劔司馬
彤矣而復得受隸于彤以擊賊故東縛其手
足督使戰而為彤報讐也大率將帥知之固
難處之尤難非揣量曲當其情而制軍律無
失所則雖有長才無自展矣昔蕭何用韓信
漢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不可留曰以
為大將何乃曰幸甚有周勃之才而不使之
獨馭使賊得以窺見間隙謂專制而來不可
當也若受制于人此處論其才而用之
過矣後雖尤彤乃竟不能釋之又以廢國之
法也何其悖哉

晉元帝

祖述少有大志觀王室東亂計圖匡復居京口
糾合驍健言於琅琊王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
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我
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
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楚者統之以復中原

郡國豪傑必有望風而響應者秦無壯伐之
 志以地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又不以
 鐵仗使自召募邀度江轉輒與白祖戰不能
 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然秦軍與將卒其計
 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綏新附雖踈蹙必
 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隨其
 屬而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皆感恩
 趙有異謀輒以告由是多所克復自河以南多
 叛後趙歸于晉趙練兵積穀為取河東之計
 年秋朝廷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
 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以州刺史鎮秦州
 選以淵吳士雅有才名而無弘效遂識已器淵
 勇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
 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內難將作知大勢
 不遂感憤發疾九月卒於雍立選既卒後趙
 河南遂拔襄城圍譙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
 鄭之間復騷然矣

晉之士大夫率宗尚虛玄不敦事理而獨

豫州有經畧實幹誓江擊楫志存恢復于其
時江東草創建國中原丘墟可倚仗者逃
人耳帝既無雄遠之規不能稱其進取之意
暨逃披翦荆棘收復河南地乃令載淵雍容
蒞之此何以獎勵有功而激豪傑士乎故逃
卒以齎憾殞促逃誠不得為稚童君子矣若
元帝之所以處逃者可不為世永鑒哉

燕王慕容皝

慕容翰之出奔宇文氏也以逸臣歸忌之勇狂

酣飲或卧自便利或披甲而舞或食泉而

賤之以故得行來自逸山行水宿皆默記之

王皝以翰初非叛亂雖在室因常潛為無計乃

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寵翰翰見車無

言撫膺頷之而已皝曰翰欲來也後使車迎之

翰穿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為之逃可手弓

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以歸

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立歸使馳騎

銜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逃

卷十七

頃者楊愚以誑汝耳故藝猶在汝試立刀百步
吾一發中者汝可速還一發正中其環追騎
走楚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燕王饒與左司馬
高誦謀伐宇文逸豆歸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
于將精兵逆戰饒遣人馳謂翰曰涉夜于身
二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
屬涉夜于夜于素有勇名今我克之其國不攻
自潰且吾熟知夜于之為人也不宜避之以
吾氣遂進戰翰自衝陳涉夜于出應之慕容
從傍邀擊遂斬涉夜于宇文士卒不戰而潰燕
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逸豆歸走慕容翰之
與宇文氏戰也為流矢所中卧病不出後漸差
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秋習騎疑為變
燕王饒雖藉翰勇畧寔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
負罪出奔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
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空區夏此志不
酬沒有遺恨飲藥卒

草昧之際非豪傑不可其功疎屬既以遠而

見猶觀屬又以近而嫌信此讒間所以多事
誅重極發而亂無由戢也惜哉翰有恢拓之
資而饒乃之容納之量一語諧投遽行殺戮
惜矣

秦三符堅

太和四年燕車騎大將軍吳王垂薨秦初秦王
聞太子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成名不敢發
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其手曰夫生賢傑必相
與共成其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之

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
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
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
敢望堅復愛垂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
之賞賜鉅萬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
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
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
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以夫猶不棄
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七 慕容垂 列傳

平堅誠大舉伐晉朝臣皆不欲獨垂與姚萇勸
之陽平公融曰鮮卑義胡我之仇世當思厥廢
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堅不聽既
與晉戰敗績惟垂軍獨全還抵渑池言於堅曰
北部之民間王師不利輒相扇動臣請奉詔鎮
慰安集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
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
根本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
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饑則附人
每聞風塵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止宜謹其修飾
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
許之矣若天命有廢興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
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聞東
之亂自此始矣垂遂叛
能疑者因病淺衷過信者亦虧長慮晉平氏
毛蓋秦之深讐也活之為恩而過寵任之何
為乎既以誤聽致敗又復解縱縱其欲
征豈天介信有在與不然何堅之惑也

也權翼所謂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微
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經國討賊莫有
善於此者而堅曾不省焉柰何哉

秦王姚興

秦王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
學夏行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每北敵勇不自
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過敵
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
勃勃過果敗為勃勃所執絕吮而死

多兵
偏統御分軍各殊制取權術各有攸當姚興
既知佛嵩之弗克任衆矣而又以多兵誤之
何與

魏王珪戒劉衛辰其子勃勃拜秦秦高平公
天子以女婁之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
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
帝嘗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
才吾方與之平定天下豈何遠慮之力以為

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並
處反衛本部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因
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
上殺德衆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恐
終為害患與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
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
鎮朔方居無何勃勃聞秦復與魏通怒乃反
乘塞可汗亡益獻馬八千匹于木掠取之
萬餘人餽於高平川河梁殺沒奕干
而拜其衆

備霸之才自是一句
辯之秋志存恢拓若
必致新於此不然則如石勒
自是非池中物也

王昌光

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也以為武威太
貴需用事群僚莫及也
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
曰但聞有杜

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憚而殺之光與群僚
妾語及政事參軍京兆陸棠曰明公用法太峻
棠曰夫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治棠曰
起盡其身鞅亦其族皆殘酷之徵也明公方開
建大業當景行堯舜乃慕起鞅之為豈此州士
女所望哉

仁恩者植國之本威罰者輔治之具不得已
而用之者也可狎乎鞅以峻法治秦秦治而
鞅亦起以嚴刑佐楚楚霸而起鞅亦起以取

一切之效躬之匪遑恤而可用為訓哉呂光
區區彈丸仁德綏懷之尚不足乃妄以讒間
殺戮所謂本之則無矣旋致覆敗宜哉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
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
乃呂延敗死羅仇第三河太守趨鄯謂羅仇曰
王上荒老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
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荅
翟存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

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
 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趙
 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畧涉獵書史以羅
 仇趙粥之喪歸葬諸部多族姻會董著至凡萬
 餘人家遂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
 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一父之恥
 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
 涼臨松郡板之屯據金山
 沮渠雖族多豪傑之倫然初非叛危之革推
 誠用之尚可為佐時器也
 我輩亦負人此豈有
 而末人心之離也
 至其造蒙蓋亦由
 不加省也可勝慨乎

男門

人

